

胡風主編

七月文叢 2

0404 號機

陶
雄

版出店書燕海

胡風主編

七月文叢2

0404號機

陶雄

目次

天王與小鬼·····	一
SON號機·····	一六
未亡人語·····	三二
夜曲·····	四六
總站之夜·····	六三
某城防空紀事·····	一〇一

天王與小鬼

林隊長率領新成立的空軍××隊飛抵××之後，第一件使他忙得不可開交的工作是接見當地背着歡迎使命來訪的官員與民衆。這些來客，男女，老少，主席，歌妓，參謀長，小學生都有。身分雖如此殊異，但口中吐出的漂亮外交詞令却千篇一律，讓人疑惑是從同一本典籍上摘取下來的——

「如果夢想可能實現，你的貴臨便是第一次。一月來，日本飛機到處任意轟炸，惡毒遠勝過野獸鬼蜮，我們赤手空拳無力抵抗，只好用夢想來安慰自己。我們夢中聽到本國飛機的嗡嗡響聲，我們夢中看見本國飛機從頭上劃過，不，我們夢見牠從上面撒下一根根的救生鐵索拯救我們脫離火坑。哦，現在我

857.6
450

們美麗的夢已經讓你的賞臨給填實了。我們永不會再受日本飛機的威脅了。」

入夜，客人散盡了。林隊長口里啣着一支雪茄，手揣在袴袋里，凝思地向着飛機場走去。

近望的圓月正跨過東邊那一株樹梢頭向上緩緩升起着。場坪上薄薄的鋪了一層銀霜。九架半舊的「豪客」機恬靜地伏睡着，像是些殘酷性業已脫盡的老耄睡獅。林隊長頂着剛勁的北風走到牠們面前，一架架的詳細審視，且在翼翅上輕輕拍擊。半晌，他忽然轉過身來對那一逕幽靈般悄悄跟在後面的傳令兵說：

「馬上召集訓話！」

於是，兩分鐘後：總站前面那一排一千燭光的電燈照出了一個圓弧形人體投下的陰影，林隊長踩着這陰影的大牙邊緣開始訓話了：

「軍人最大的恥辱，是不用忠勇來答報民衆企望的熱誠。我說這話是爲喚起諸位注意，更深切地認識我們這次到××來責任的重大。我們戰具性能雖不如人，我們作戰精神和技術，與敵人相較卻有過無不及。可是我們隊里近一半是見習人員，缺乏作戰經驗。我的分配方法是夜襲防禦責任統由正式隊員擔負，白日作戰比較容易，如有空襲應由黃副隊長率領全體見習人員抵禦。——完了。解散！」

「我們缺乏作戰經驗，國家不需用我們了。」走在返回寢室的路上，見習人員悻悻地想。

林隊長這過於審慎周詳的調派不經意地傷害了這班新從學校調出來的高傲青年的自尊心，剝奪或減少了他們殺賊立功報國揚名的機會。就寢號吹過之後，懊惱和不平堵塞住他們的胸膛，使他們不能入睡，一間足夠四十人住宿的

龐大寢室全爲他們十個胸中的鬱結所化成的解嘲語和幾支搖曳昏黃的燭光所填滿了。

「他媽的，儘着說屁話，真無聊！打『十點半』，誰同我來？」陳光忠——十九歲的小伙子，賭博和機關槍射擊同樣馳名——從懷里掏出一副撲克牌朝着當空問，眼睛擠呵擠的像是蘊藏着無限機謀。

「不同你賭錢，睡不着覺我可以寫信。」趙樂哉——空軍第一才子說，順手從提箱里取出一本紫羅蘭色信箋來。

「更無聊！又是『我親愛的嫩皮嫩肉的小妹妹。』我同小陳幹三合，贏不了姓李」麻球李捷三說。

「好的，我也來湊一手。」

另外幾個人附和着，口袋叮噹響着，聚攏到小陳面前來了。

可是「十點半」還未打完兩牌，時間不到十點半，他們就被空襲警報打斷了。吹熄蠟燭，披上「外襯」，十個人站成一排，掩藏在機場盡頭的榆樹林下，靜觀他們以另一種意義尊稱為「英雄」的同伴們作戰。

上帝像是故意和他們作對，林隊長不公平的調派竟獲得了意外良好的成果：空軍×十×隊當晚在××發出的第一通捷報是擊落敵人兩架九三式輕轟炸機和一架雙發動的重轟炸機。

「祝你們明天有更好的成績」。當真成了「英雄」的中尉隊員張以剛得意洋洋地對他們說。

「媽的，打下轟炸機不算能力，明天我要在紅日下面打落兩架驅逐機來給你們看看！」陳光忠望着「英雄」的背影，咬牙發狠地說。

希冀敵人驅逐機光顧的願望七小時後就給小陳滿足了。由於漢奸逐漸肅

清，諜報不靈，敵人一晚所受的七十萬元的鉅大損失使他們決定了一個極惡毒的報復計劃。次晨，天剛啓明，一個十二架驅逐機九架重轟炸機組成的「重疊飛行隊」便被××附近八十公里地方的農民發見了。

一夜的北風把天空畫滿了層疊的灰雲，九月的晨寒更增添了天空征人不少的困難。當八個全副武裝英雄糾糾的飛將軍（不過是些見習人員呵！）爬上他們的「飛馬」，用「OK」來回答他們領隊人黃副隊長的詢問時，他們是完全不會理會到這些的。

「讓事實來給隊長的偏見一個嚴重然而快樂的打擊罷！」保留了一夜的不平使他們必勝的信念更加堅強了。

嗡嗡嗡嗡——軋軋軋軋。發動機的聲音漸漸縮小，九架半舊的「豪客」機，排成三個人字式，一齊飛升到五千公尺以上去了。

陳光忠，航校第一射擊手位置排在左面最後方，一壁操縱着機件，一壁把嘴里的口香糖對着雲朵吐去。像打「十點半」一樣，他從不讓「成功」徵用去他的全部精力的。

趙才子緊跟在副隊長機後，和另一機合組成一個嚴整的 Formation。他的戰機顯得特別衰老疲憊，一壁行駛一壁搖擺，尾部且時時吐一股曳長的黑烟。這一切，和牠主人的精神的振奮恰恰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李麻子，北國產，對於耐寒特具素養，戰機愈向高升他便愈顯見活潑愉快。「邪妹妹的，敵機老不出現，再飛下去就到我的家鄉了。」他叨嚙着，像是告訴他的飛機。

話還沒有說完，東北方雲彩稀薄處突然顯露出幾個白色粒點來了！

黃副隊長發出一個信號，九架飛機立刻一字分開，輕捷靈活簡直像是九隻

「媽媽的，又是重轟炸！」從望遠鏡的視野里，陳光忠看不到一架他理想的勁敵——驅逐機，未免有些失望了。

可是這些虎虎吼着的巨無霸似的野獸，對於無抵抗的老百姓們，却正是可怕的屠殺者呢。

崩！崩！崩！崩！接連着這里那里發出了無數爆裂聲響，大團的墨烟夾雜着萬千碎屑立刻從地下沖了上來。緊接着是一片紅光，一片號哭。他媽的，又不知有多少父老兄弟做了怨鬼！啊，省政府的大樓也化成灰燼了！那全市唯一的一座「高樓大廈」，才到地頭不足一天的人也辨識得出的。

嘿，該用到我們飛將軍了！衝呵，衝呵，黃副隊長首先向上擡了一個拋物綫對着一架九一式重轟炸機沖了下來。趙才子好厲害，一點也不像個「才子」。陳光忠李捷三已經從最末一排鑽到最前面來了。嚇，九架「豪客」機像

九頭獅子似的在空中張牙舞爪地衝刺着。

鳴——戛，戛，戛，戛，

鳴——戛，戛，戛，戛，

一會沒入雲嶂，一會露出雄姿，盤旋上下，那麼自如。俯衝聲和俯衝聲相應，機關槍和機關槍對搏。一團濃煙，一串怪響，雲天都嚇得變色了。

可是殺着殺着，不知怎麼飛機愈來愈多了。從哪里來的呢？奇怪，敵人也有驅逐機了！陳光忠把一架重轟炸機的太陽徽射穿一個大洞之後，倏空向四週上下瞭望了一番。啊，雲層內四架輕便玲瓏的「太陽牌」驅逐機的埋伏條條被他發現了，他乖覺地把自己的戰具閃向斜斜里飛去，到達安全地帶之後，他把機頭重又掉轉過來，一壁觀測戰局的發展，一壁研究自己應取的進攻步驟。

趙才子這時已被五架敵方驅逐機包圍住了，他自己却不覺得，仍然驅策着

他那衰老的戰馬拚命向一架重轟炸機不斷攻擊。

「嘿，留意呵，老趙！」忘記發動機的聲音要比人的喉音大過幾百倍，小陳對着濕雲大聲呼喊起來。

黃副隊長這時已經擊落兩架重轟炸機，正獨據一角巡哨瞭望，看見這危急情況，就趕忙又冲上前來援救老趙。麻球他們則已經零星飛散，一時不見踪影了。

「等我來解圍！」小陳咬着牙決定了他的策略。

可是才飛進了幾百碼遠，一個使人激怒的景象就打斷了他的航程；雲端里埋伏的那四架敵機猛可地從上面冲下，把趙才子那匹老馬連同牠的主人一併毀滅了！

「唉，才子完了！」

憤怒如果慣常易於奪去人的理性，那麼，在一個特殊的場合，便也可能偶然啓發人的機智。陳光忠想到二年來的同學好友剎那間就被吞入了野獸的血口，並不哀痛傷感，却從慘笑中得到了一個超別的領悟。

「哦，這是重疊飛行！上面還有指揮機！」

並不會看到那高踞在上的敵軍指揮者的方位，他冒失地向上沖去。

在一萬四千尺的高空，他終於遇到那可怕的惡魔了：一架中島式的驅逐機，兩翼漆着鮮紅的太陽徽，血一樣的，在白雲叢中顯得特別刺目可怖！

「一小時怕不要飛到四百公里，這惡魔！」

雖然這樣想着，他仍捨命向着牠衝去。在不得已時空中的「頂牛」和陸地上的「肉彈」是可以媲美的，他永久這樣主張。

可是狡猾的敵人是和你廝拚的，略微把機頭向上一翹，閃過攻擊者的射

程，牠騰升到更高的高空去了。緊接着鳴的一聲長嘯，連珠樣的子彈馬上回敬過來。

陳光忠的臂部立刻受傷了。溶溶的血水透過飛行衣源源傾瀉出來。

「什麼？我也要步老趙的後塵了麼？呸！還是拚！一命換一命……」

鳴——戛，戛，戛，戛！

在盲目的射擊中，不知怎樣一來，敵機的油箱竟被他擊中了。使人戰慄的一團烈焰撲了起來，那嚇使人奪去才子生命的中島式的惡魔完結了，永遠完結了！

像從噩夢中醒來似的，小陳顧不得歡慶，只摸摸自己的臂膊，趕忙把機頭撥轉，望着自己的一家園「飛去」。

可是戰爭並不是一件和平善良的交易。當你佔得了過鉅的利益，希圖得獲

一個短短休息藉資將養的時候，敵人是決不因爲矜憐你身心的創傷而放棄他們取償損失的要求的。

不是麼？十一架敵人驅逐機看見領袖被摧，就布成一個大包圍陣勢，羣起復仇來了。

小陳加速地在前面奔避着：十一匹豺狼緊緊跟釘，苦追不捨；更後面則是黃副隊長麻球李捷三率衆馳援。可是，因了飛機性能的差異，馳援者逐漸被遺棄在後面，而逃亡者却步步愈見危急了。

「媽的，頭一仗就陣亡，對得起誰！」

像打「十點半」一樣，小陳忽然福至心靈，想起一個傑出的計謀來挽救他垂亡的敗局了。

突然把機頭向右一撥，於是——戛，戛，戛，戛，幾百粒子彈立刻對着他

集中地發射過來。他像受了不可救藥的重傷似的猛然向下傾跌下去。

五千尺——四千尺——三千尺——一千尺——看看就要着地了。

北風像鋼刀似的向他臉上刮了過來，他按一按飛行帽，心里却輾然笑了。

在距地面五百尺的低空，他看見一排適合他奇特用途的草房，於是趕忙調整機件，像老鷹似的輕輕向牠一掠——

轟——嘩喇！之後，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正午，當他甦醒過來，發見自己業已安然睡在一間白牆白床白色霧圍的室內時，二十幾位同伴正圍坐在他四週壓着嗓子談論適才經過的戰績呢。

「嘿，我們的真英雄醒過來了！」「老英雄」張以剛拍着手喊。

「Ra, Ra, Ra Rah, Rah, Rah。」

十幾頂帽子飛到了天花板上，隨即又紛紛降落下來。

林隊長正站在室門口吸雪茄，這時聽到大眾的歡呼聲，就趕忙拋掉煙尾，搶過來噴着豆大的唾沫星說：

「老弟老弟，日本空軍四大天王之一的三輪寬少佐被你幹掉了！幹掉了！」
不知是因了過度的愉快呢，還是由于周身疼痛的阻礙，小陳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過了好一會，他才閃出了一朵苦笑，從嘶啞的喉嚨里迸出了一句話：

「這鬆貨要是稱得起天王，我就算是小鬼罷。」

廿六年十月廿四日。

0404號機

八個油漆工人各捧着一只油漆碗，分站在一架精良卓絕的驅逐機的兩側，全神貫注地工作着。抓在他們手中的那八支排筆拖着飽和的灰綠油漆，毫不顧惜地把那上面閃着烏光的八個數字一段一段地浸沒了。

只五分鐘，0404號機就變成爲一個歷史上的名詞了。

半個月前，當牠——0404號機被空軍少尉王心仁駕駛着，協同許多別的驅逐機，趕走了大批的敵機，獲得驚人的勝利之後，牠的駕駛人連飛行衣也沒有脫，就走到奚隊長面前去報告：

「報告隊長，我要求您給我調換一架飛機。」

「這架機有什麼地方不合你的手？」

「不。這架機我駕駛着很得手的。」

「那麼你爲什麼要這樣要求？」

「隊長會明白我的意思的，我想。」王心仁說。

奚隊長咬着嘴唇沉吟一會，點頭答應了王隊員的要求。

於是三天後，當二十七架敵機又來空襲XX的警報傳到隊部時，這陷入問題中的鐵鷹就被撥歸新由別隊調來的李分隊長的駕駛之下了。

「嚇，二十七架都是驅逐機，這分明是要消滅我們警衛空軍的實力呵。我得給他一個嚴厲的教訓。」他一壁奔赴機場，一壁喘息着說。

迨到攀上座艙，螺旋槳已經劇烈地震響起來時，他忽然把上身又從艙位里

傾伸出來，終費周折地打開飛行衣，掏出一個五寸見方的小包裹，遞給了機旁的機械士們。他說：

「請按照這地名替我把這帶回去，萬一我——那個了的話。」

他這決心殺身成仁的表示把全場的空氣登時濡染得肅穆起來了。一捲強勁悠長的疾風把這勇士和他的鐵鷹送上了雲際。機械士們鵠立在爲疾風擾亂了的激盪空氣里，低首看着那被遺留下來的小小包裹，心里惴惴地想：「以六架來和二十七架廝拚，這叫什麼戰爭呢？」

可是只二十分鐘，這小包裏就又回到了李分隊長的懷里。原來敵人的雁陣飛到東鄉××圩剛被我們勇猛的鐵鷹阻住了去路，還沒有開始交綏的時候，那領隊的笨雁不知爲什麼就突然作了一個「失速轉彎」，猛可地把他的航向改變了。可是他的動作是那樣慌張，他的技術是那樣拙劣，以至他左後方的另一隻

雁的上翼爲他下翼所撲擦，轟然一聲鉅響，緊接着一團烈焰，兩隻懷着惡意出來掠食的拙鳥同時在空中化成了灰燼。另一隻和他們合組成一個 Formation 的雁，一見這慘象，登時慌了手脚，在失去均衡的情形下，頭部向下一垂，身體就迅疾地筆直墜落下去。其餘的一羣立刻倉皇無措地鳥獸散了。

李分隊長和五個隊員背着凱旋，整隊飛回機場，安然降落下來。

爬出座艙，從機翼上輕捷地跳下之後，他們也顧不得填寫紀錄簿，馬上快步直向隊部休息室跑去。他們知道，如像每次毫無損失地勝利歸來一樣，那里正有着一個熱烈的慶祝會等着他們呢。

跑到休息室里，狼吞虎嚥地把牛奶蛋糕飽餐了一頓，大家又兩兩相抱，和着那旋律常爲片面的坎坷所破壞的留聲機樂曲狂跳了一陣狐步舞，興盡意足之後，這六個凱旋者才和他們的慶祝者們高談起他們的戰蹟來。

「可是照你們這樣說來，日本飛行員豈不太幼稚得可憐了麼？」聽完這戰蹟的敘述，一個同樣是新由別隊調過來的隊員很率真地說。

「不罷——？戰爭不是兒戲。侵略者的武器如果是這樣不堪一擊，那這世界早就太平無事了。我看這邊一定有什麼蹊蹺。」

「在盡忠職守時，李分隊長往往勇敢得如一頭猛虎，但在思考或分析一件人事時，他却又深沉得如一個哲學家。這時他感情的波濤已經平伏，心房却爲那對於「不堪一擊」的緣由的思索所纏擾住了。」

「這完全是我們空軍的威力所致，」奚隊長說，「沒有什麼蹊蹺的。我希望你不要常用思索來苦惱自己。一個空中戰士是不應該常常消耗他的腦力的。」

李分隊長不說話，一個外號戲迷的隊員却搭起腔來了：

「隊長的話真有理。提起嚙們空軍來呵——（這里他唱了起來）」

「……………令人可敬！

保國土衛黎民協助陸軍。

內有個四零四尤可欽佩，

連擊落十一機大顯英名。

遭不幸……………」

可是唱到這里，他突然爲李分隊長打斷了：

「戲迷，你唱些什麼？好像你在說四〇四……」

那戲迷嘻嘻笑道：

「我在數咱們空軍的光榮史呢。四零四是咱們的飛機，我自然要說牠。」

「哦……」

李分隊長狐疑地對那遊戲人間者看了一眼，感覺無法追問，就不再說什

麼。過了一會，趁人不看見，他獨自溜出休息室，返宿同舍去了。

傍晚，當他聽到那自行墜落的敵機的駕駛員被解到了軍法機關的時候，他一個人也不告訴，悄悄奔往看守所去會晤他。關於那使他苦悶的「踐躐」，俘虜對他這樣解釋着：

如果九一八對於貴國可算一個重大的國恥，對於敝國便是一個海軍的軍辱。回憶去年——二十六年的那天夜晚，一個晶瑩玉潔的月夜，我們全體海軍官佐正在出雲旗艦上舉行慶祝狂歡會的時候，貴國一中隊的飛機突然在我們頭頂上出現了。這時我們的航空司令已經爛醉如泥，我們飛行軍官軍曹也都東歪西倒，不能起飛作戰。（那時我們根本不會把貴國的空軍放在眼中呵！）所幸留守各艦的砲手們都還小心地守着他們的職務，於是數分鐘內，足有上萬發

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彈混在照明彈內被發射了出去。然而實不相瞞，這些子彈完全虛耗了。因為事後調查，貴國飛機僅祇編成三隊，分沿敵國三隻巨型艦的周遭盤旋一匝之後就都隱沒了。可是我們的砲手却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轟射了十分鐘，直到天空完全成了烟火的世界時才停止。

狂歡會很掃興地收束了。大家爲過度快樂和緊張後的疲困所擒捉，都不待命令地跑回各自的艙中就去就寢。不想就在這時貴國的飛機又去而復返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剎那間四面八方都罩上了發動機的騷音。「這次進襲的飛機怕沒有百十架！」我們心里迷迷惘惘地想。于是手忙腳亂地披衣下床，犇牛似的亂衝到甲板上。砲手們也不及觀測瞄準，倉皇失措地就去動手開砲。可是晚了，晚了，我們輕敵和自驕的心理已經鑄就了這次敗局的命運，事後挽救早已無及。雖然艦上蘊積的砲彈是那樣多，但是在我們還沒來得及把牠們發出的時

候，貴國的炸彈已經雨點般地降落下來；等我們高射砲有機會集中火力毫無節制地射擊起來時，貴國的飛機又早已高飛遠颺了。

就這樣像蜻蜓戲水似的，貴國飛機往返上下，和我們周旋了半小時。敵國的炮艦被轟沉了兩隻，巡洋艦被炸傷了一艘，而我們炮手們的精力也幾乎全被耗盡了。這時我們看見貴國的飛機得意揚揚地整隊返防了。只有其中最後的一架，像是還有些戀戀不捨似的，又獨自折轉回來。不顧我們還能充分發揮功能的高射砲火力，牠對着敵國一艘炮艦的煙囪俯衝下去。一只二百磅的炸彈不偏不欹地恰恰落到了煙囪里，我們的炮艦又完結了一艘！那勝利者立刻攢昇上去，在炮火交織成的網罟中安詳地游戈一會，掠過出雲艦時，又順帶把那高聳入雲的旗桿用機槍射斷，然後才飄然走了。

這時航空司令已經清醒過來。他親自把着探照燈，用光亮去追逐那砲彈所

追不上的可敬的仇敵：ONON四個大字清晰地閃入了我們的眼簾。從此這一個偉大的號碼便登錄上敵國全體海軍航空官兵的手冊，同時也銘刻到我們的心版上了。

隨後時隔不久，便是九月重陽。這天，也許您還記得，正是久雨初霽，秋高氣爽，一個最宜乎我們空軍活動的日子。午後兩點多鐘，一個十八架轟炸機十二架驅逐機編成的梯隊便被派由上海出發向南京進襲來了。那時貴國空軍的實力也許太薄弱了罷，在燕子磯附近被我們遇到的只有那麼寥寥的八九架飛機。在遭遇戰開始時，我們看得很清，貴國的飛機是在領隊機的指揮之下，一齊向着敵國的轟炸機搏擊的。當然敵國也不肯吃虧，領隊的中佐坂本把機翼搖擺數次，發出一個信號，十二架敵國的驅逐機立刻就一齊衝上前來，捉對兒把貴國的驅逐機抵住，以便讓敵國的轟炸機完成任務。

這時，我和川崎三郎隨着中佐三面圍住了你們（這裏他說順了口完全免却貴國敵國的字樣了）的領隊機，一絲不放鬆地向他不斷攻擊着。真使人敬佩呵！他沒有一點慌亂，却那麼穩練地屢次利用「閃飛」使他自己逃出危境。搏鬥了足有二十分鐘之久，有一次他真的陷入絕境了：那時他的左右後方都被我們釘住，看着簡直沒有脫逃的可能；可是他竟那麼出人意外地在極劣勢的危境中作了一個「翻筋斗」，斗地向上攢去，翻到「頂點」時，他改用「半側滾」，倏然把航向倒轉過來。他這特技的運用不但救了他的困厄，而且供給他一個優勢的高度，使他能夠從容對我們反攻過來。

川崎三郎就這樣犧牲在你們領隊機的槍彈之下了。我在慌亂中一時不及把航向掉轉，只有中佐一人仍舊盤住他苦追不捨。等我有機會把自己的航向掉轉過來時，他們離我已經很遠，我只好遙遙地在後面監視着。

這時，你們那領隊機的操縱系顯然受了重傷，因為牠的速度愈來愈慢，高度也逐漸強迫地降低下來。不一會牠就被我們那架最精銳的「九六式」所追及，兩機相距只有二三百米達了。

「馬鹿，川崎的仇恨得到伸張了！」我心里面說。

可是想念未了，一個驚人的景象又在我眼前顯現出來。雖然機件已經損壞，你們那領隊機竟還有膽魄敢以九十度的小轉彎，突然側轉機身對我們那緊追在後面的「九六式」加以迎擊！也許是爲這奇蹟所震倒的緣故罷，中佐顯然有點慌亂了。但是他仍然勉強鎮定着，努力向上攢昇，恢復了後方的控制權。兩個勁敵一上一下地在空中翻滾搏撲着。糾纏到臨近光華門的時候，你們那受了重傷的領隊機已經狼狽得不成樣子。他突然把機頭向下一垂，向下作了一個「垂直衝下」。「馬鹿，裝死！」我非常聰明地告訴自己。可是，朋友，只有

馬鹿才裝死呢！你們那領隊機在那麼危險的狀態中竟又翻起外圈來了！對於這樣一個天神，成田山的菩薩再沒有法力可施。中佐的油箱突然爆炸起來，他和我們長別了！

這時我驚駭得幾乎忘記操縱我的駕駛桿，哪里還敢向前追逐呢？可是我的好奇心鼓舞我，我深望知道一下這神機的番號，我就冒險繼續向前飛了一程。你知道牠是什麼號數麼？嚇，零四零四！又是那使我們感到過奇恥大辱的神機呵！

從此牠的英名更擴大地傳遍了我們海陸軍雙方的航空部隊。雖不是命令，然而每個人心版上都刻下了一個嚴厲的訓條：遇到這神機時，立刻掉頭就跑！

第二天大早，李分隊長向奚隊長提出了一個鄭重的要求。

聽完那要求的報告，奚隊長莞爾笑了。他說：

「你這要求和王隊長向我作過的要求正是一般無二呢。在你來這里以前，這架機本來是由他駕駛着的。」

於是他就召集全體隊員訓話：

「劉隊長遺留給我們的這架逞過雄威的飛機已經第二次被同志們拒絕駕駛了。這種以藉別人的威名使自己獲得功績爲恥辱的觀念，我是很能體諒的。我現在不願再以軍令指派某人駕駛，希望諸位自動出來應承。軍人的職志是盡忠國家。無論他採用怎樣的手段，只要他的行爲確與國家有利，便是做到盡忠兩個字了。」

沒有一個人應聲走出。

兩分鐘後，奚隊長又繼續說：

「同志們，我更清晰一點地向你們解釋：派遣這架飛機出馬，雖然不是每次都能不戰而退敵兵，但至少藉了劉隊長的英威，我們可以在敵人的弱點中討得許多便宜，以報效國家，却是鐵一般的事實。我要求諸位爲了整個國家的利益，有人肯出來應承駕駛牠。」

「隊長，你錯了。」李分隊長說話了。「雖然處在這嚴重的軍事時期，我們應當極力爲國家的實利打算；但爲了抗戰久遠計，我們也不能忽略我們這才在萌芽時期的空軍的精神訓練。……」

「是的。」王心仁接過話頭，搶上來說。「我們決不能以有一個確可佩服的劉隊長和他的O-10A號機就認爲滿足。我們要使我們所有的飛機都成爲O-10A號機才成。」

奚隊長還沒有找到適當的措辭來反駁他們，戲迷却想出一句俏皮話來把隊

長的語路從根阻斷了：

「這架飛機，我看最好是請隊長自己駕駛罷。」

「既然這樣——考慮許久之後，奚隊長說：「我們另謀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問題罷。」

一週後，奚隊長接到最高當局一通回電，立時召來八個油漆工人開始把那神機的號碼改變過。

十四個飛行員站成一行向那神機和牠主人的不朽英靈致了一次最後的敬禮之後，0404號機就變成爲一個歷史上的名詞了。

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寫完。

未亡人語

在XX對岸一座古宅裏，住着一位青年女性和她的一個孩子。她和他是我的善鄰。她們的房間和我的祇隔着一道木板。數個月前，當這家庭的男主人在家時，他們曾過着如火如荼的日子。之後，這男主人匆促地走了，這家庭便為冷寂所侵佔。秋天來了。和秋風的悲歌應和着，我鄰居的房間裏時時發出斷斷續續的泣訴來。聲音是纖細的，寂寞的，像是塞外昭君午夜彈奏的琵琶曲。我的心弦為之顫動了。當人們把視聽羣集在前線演出的悲壯史詩上，而忽略了後方一些慷慨犧牲者微弱的獨唱時，我覺得為她們義務傳播應該是我的責任。

XX
X
:

今天震宇到家里來拜訪。還是老規矩，隔着門他就連聲地喊：「XX！XX！」

「X！」可是X這次却沒有以熱情的語調來應答他了。他走進屋裡，一眼看見正中牆上懸掛的你那張放大像，被兩支乳白蠟燭的搖曳的光波蕩漾着，他臉上的肌肉立刻就凝結住了。過了好久，他喃喃地問：「X不在家？」我說：「X永久不會在家了。」又停了停，他說：「上月在醫院里看見報紙上一段空軍烈士悲壯事蹟的紀載，我就耽心我會失去一個好朋友。」「可是，也許你不會想到這朋友就是從不知道死是什麼的X罷。」說完，我別過臉去，想隱藏起一種脆弱的感情。他說：「每一個空中戰士都會隨時遇到不可知的死的。殺身成仁的X比從傷兵醫院出來的我光榮得多。」一種不平的感覺掠過我的心，我想說：「我願以X的全部光榮和我的終身幸福來贖取他的生命，陪伴一個傷殘到不能舉步的愛人於我也是愉快的。」可是我下死勁捏住我的手掌。像捏住這句話，用熱淚的奔放代替了牠的傾瀉。X，我知道即使是流淚，你

的愛人爲了你的殉國而流淚，也不是強猛如虎的你能忍受的。可是請指示我，××，我用什麼方法來壓伏我的感情？我用什麼方法來壓伏我對我愛侶的傷痛懷念的激情呢？

秋風起了。樹葉通宵地絮語着。一夜我都被深鎖在荒誕的夢境裏。清晨，天還在朦朧的懷抱中，我哭地被一陣沙石掃窗的雜音驚醒，從床上一躍而起，倉皇地向着更衣室跑去。跑到里面，我迷迷糊糊地打開那隻從意大利帶回來的鋼皮箱，迷迷糊糊地從箱底抽出那件駝絨里的皮「甲開」，衝着寒風瑟縮地又跑回臥室床邊。××，你該還記得？去年你第一次奉召飛赴前線作戰便是在這樣一個秋風蕭瑟的日子。那時我們住在西北一個古城里。那時你天天抱怨着空戰開始了一個月，每個同學或後進都已參加了這神聖抗戰，而你却被遺忘在後方。所以當緊急出動命令遞到你手時，你連一秒鐘都沒有延遲，提起一個手提

箱馬上就走出家門去了。那時我不及爲你餞行，不及親手做幾個你最愛吃的鮮花餅給你帶在身旁，祝你此去所立功績如鮮花一樣燦爛。我也不曾向你說一句叮嚀惜別的話。那時我祇爲你做了一件事：從箱子底里匆遽地抽出這件絨裏的厚「甲開」披在你身上，使你沒有被塞外破曉的寒颼侵害了健康。今天，我在睡夢中聽到秋風的悲歌，猛然驚覺，想到這又是天空征人需要寒衣的時節了，就慌忙打開箱子又從底層把牠抽了出來。直到走回床邊，我才憬悟我的××離開我已經一個月，這寒衣是必得寄往天堂請上帝轉交才能如願的。我坐在床邊抱着頭抽咽起來，（××，我不願告訴你我是又在椎心地哭了。）當天主堂的晨鐘清脆地響起來時，這寒衣蜷縮在我們那潔白的臉盆里被一團熊熊火焰抱住了。縷縷白煙裊裊地向着雲際升去。××，我相信藉了教鐘的指引，這煙陣是必然會完成牠們的使命，把這寒衣爲我帶交你手的。九重天上很冷罷？你收

到這衣服，務必即刻披在身上，像在我面前時一樣。xx，你應該聽我話。

昨天接到六叔來信。他責備你太缺少感情，太不顧家。他說你有機會留在後方擔負別的任務時，你應該牢牢抓住這機會不放鬆；又說你得到當局意欲選拔優秀出國深造的訊息時，就應該及早活動跑到外國躲過這風暴。一個人有了家就多了一重責任，他不能不爲自己多作一點打算，這是六叔的哲學。聽了這話，不但你會動火，就是我都感到大大的不快。xx，親切如六叔的人都這樣不了解你！你去了以後，抱着同樣觀點在我面前埋怨你的，親戚方面已經有了四五位。可是xx，我是最最了解你的。唯其我已被你孤獨地遺留在這世上，後半生的日子全被不幸蓋上了鈴記，我却更崇敬你的偉大。偉大的人是在他能犧牲自我，最崇高的犧牲則是勇於折磨自己的感情。xx，相信三年前，在我們不會相愛時，你的犧牲對你個人的負荷是要比目前輕減得多的。

誠然，抗戰發生以後，你對我的感情疏淡多了。你不再向我說：「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你輕易不肯接我到你駐防的城市里去團聚，即使牠並不是前線。可是我懂得你爲什麼要這樣做。所以我從不曾爲了這些而對你失望，相反地，我的感情却日益熾烈了。

××，你真是一個可敬的男人。對於祖國，你是一個忠勇的衛士；對於妻子，你是一個熱情的丈夫。六叔說你缺乏感情，真使我氣憤。記得今年五月間，你的隊部同着其他許多隊部一齊調到後方××來整理補充的時候，因為在這里將有兩三個月的逗留，你就接連發了三個電報熱切地把我從××接了來。我到達××的時候，是在一個深夜。萬船攢集的碼頭几乎鴉雀無聲了。你獨立在駁船上，渾身浴着月光，老遠我就看見你在張大着嘴笑，那嘴張大到几乎可以揣進一隻拳頭去。木船應着漿聲有節奏地向着江岸杳去。將近攏岸時，你一

個箭步跳了上來，一手抓住我一手摟住我們的貝貝，放聲笑了。你幾乎沒有向我說幾句話，因為你的嘴一直是在大張着。直到回至家中，你仍是不講話，却接過酣睡着的孩子，摟在懷里，高聲唱起 *Home Sweet Home* 來。

這之後，你在矜持的熱情中和我在一起過了兩個多月安靜愉快的生活。當我漸漸忘却這仍是在非常嚴重的抗戰時期中時，統帥部調你到最前線去擔負某項艱鉅任務的急電突然降臨了。臨走的前一天，我記得極清，是全××八十七個同胞在吉慶樓公宴你。你在酒席上談笑風生，不露一點惜別之情。大饒的喝酒，大口的吃菜，豪放不羈，時時使我想起歷史上的燕趙古俠來。大約是七點多鐘，你的酒興似乎還未壓足一半，飛機場的汽車突然開來接你了。聽到汽車喇叭聲，你的神經像是受了一下震動，但是隨即鎮靜了下來。大家伴和着你高歌了一曲航校校歌，之後就都靜默了。你把帽子拿在手里，看了看大家，又走

到我面前握了握我的手，一句話不說，突地掉轉身昂頭就走。像是無價的夜明珠被人劫奪了去，至極的悼痛使得守寶人忘記以掙扎來挽救他的命運，當時我怔在一張椅子旁邊，竟忘記趕上去送你一程。追到你走至樓梯口時，我才猛然覺醒過來，口里喊着亂步跑去追你。××，你應該還記得，當時我是以怎樣一種嘶啞可怕的聲音喊叫你的！可是你的心腸竟有那麼硬，你仍是頭也不回口也不開的昂然走了。三天後我接到一封你從防地寄來的七千字的長信。在把關係我們家庭我們貝貝各方的瑣事都周詳地囑托完了之後，你這樣向我解釋着：「如其我以十分的熱情給了我的妻，我不能使國家得之於我的比十分更少。」××，我是深切了解你的。自從你第一步踏進寬橋的時候起，你的生命早就貢獻給國家了。可是××，儘管我了解，儘管我也曾以這種意識來訓導比我們年青的人，我却不能保證我永久不為私情所克服。當你離開我的時候，我不能抑

壓悲痛，我不能沒有客齋，無論你的任務是如何光榮崇高。上帝創造女人原是以花瓣作心燈草煉成感情的呵。

××，你現在生命是已經完全貢獻給國家了。自從那天走出吉慶樓之後，你是再也不會回來了，你是再也不會走回到我懷里來了。

每當夜深人靜，秋蟲的挽歌微弱地吟唱起來時，我就跪倒在你放大像的面前，注視着你那兩隻大眼睛，心里不服氣地想：「誰說這一隻猛虎會被豺狼吞噬的？我期待着，我期待你回來，站在我面前，生氣虎虎的，閃動着兩隻大眼睛對我笑，像每次蒙着虎皮（我喜歡把飛行衣喊做虎皮）走下飛機來的時候那樣。我打賭我的期待不會失望的！」不是麼，××？你架着飛機一時到這里，一時到那兒，我在家里耐心地期待着，每次都得到了一宗出奇的快樂，做我這期待的慰勞的。

我跪在你放大像的面前，癡癡地注視着你那兩隻大眼睛。秋風從窗縫擠了進來。蠟焰飄搖了幾下，就把淚珠撲簌簌地洒將下來。院落里有幾片樹葉落到地上，諷諷的，那聲音就像是有人在輕步走路。我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把目光投到了門扉上。房門輕輕地漾開了。你輕步走了進來。不說一句話，祇招招手把我從地上召喚起來。我們輕步走出大門，在黑暗里手攬手向着一個不可知的方向走去。不一會，我們來到了一個廣袤無垠的空曠處所，一架晶亮的飛機伏在那里等待我們呢。我們爬上座艙，你搬動駕駛杆，疾風就把我們浮騰到半空中了。我扒在你的耳孔邊問：「我們飛往哪里去？」你說：「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是的，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我們無盡無止地飛進着，發動機單調地震響着，雲朵無變幻地從眼前劃過。我又扒到你耳孔邊問：「這生活不太索然單調了麼？」「對於這單調生活我曾立下了志願的。」我說：「可是我們究竟

飛到哪里爲止呢？」「飛到東北，我們的家鄉，飛渡太平洋，直搗我們仇人的心臟！」你的話像一首慷慨悲歌！可是話還沒有說完，雲層里蓦地浮現出一排烏黑的飛機，向我們逼襲過來了？一架，兩架——我數清了一共是十三架，一個不祥的數字。我扒到你的耳孔邊說：「敵人勢大，我們應該折轉回去，勿做無謂犧牲。」雖然說了以後我十分追悔。聽了我的話，你沒有回答，却哈哈大笑起來。於是發動機的囂音更響了，雲朵更快地從我們眼前滑過去，只一刻，我們的飛機就四面八方地被敵人包圍了。你上下翻騰地攻擊着，迴旋躲閃地招架着，使我不禁想到長坂坡單騎進出的趙子龍。轟！一架飛機着火。嗚！一架飛機跌落下去。天空立刻變成烟球火花的世界了。「直到今天我才懂得了眼牙相還這話的真義。」心里想着，我拍手歡呼起來。可是天曉得，敵人飛機雖然接二連三地在我們眼前燬滅，然而牠永久保持着十三的數目。不幸在我心坎

上敲擊了一下。我低下頭看了看自己的機身，「啊呀！」我銳聲驚呼了出來。於是又扒到你耳孔邊說：「××，我們這一局輸棋了，和被我們燬滅的敵人一樣，我們自己的發動機也着火了！」「成功成仁於我是一樣的。請不要慌張。我們繼續殺敵，到最後的一刻！」你說。可是我以為：「權衡輕重利害，不作無謂犧牲，是軍人主要謀略之一。保留下你的生命，對於國家將是一個不小的貢獻。」我堅持我們應該跳傘逃命。可是你說：「記得我會對你描述過飛民跳傘被敵人追擊身中三百槍彈的悲慘故事。」我說：「那麼你就應該趕快強迫降落。」「不。看這火焰，我知道我們已經沒有兩分鐘好活。我要使我們的犧牲取得更高的代價，我要再找一架敵機作我們的殉葬者。」說着，你對準一架傲岸龐大的敵機衝去。於是那烏鴉的黑頭在我眼前愈來愈漲大，像一個猙獰的大頭鬼張牙舞爪地撲過來了。狂！全世界最響亮的聲音剎那間都被集中到了這天

空的一角。萬千個火星立刻四散奔射出去。

「啊！」我用盡全身氣力喊了一聲，隨即夷然驚醒，發見自己倒臥在你放大像的下面，全身皆爲汗水浸透了。我的××呢？我的××就是這樣和敵人相撞在天空化爲粉碎的！爲什麼不和夢境一樣，那時讓我也在你身畔和你同行赴義？你去了以後，這世界對於我無一時無一處不是嚴冷的，我爲什麼要獨存呢？霎時間我竟想到了自殺！可是我們的貝貝突然夢哭起來。我趕忙跑過去撫視他。我的上身傾彎在他的搖床上，兩顆壯大的熱淚撲的落到他的嫩臉上了。他睜開眼睛，看見是我，就把兩隻肥手伸了出來，做成個擁抱姿勢。對我說：「媽媽，我要爸爸！」

××，一星期來，貝貝天天問我要爸爸，他問我：「爸爸到哪里了？」「到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我說。他又問：「我們爲什麼不去找他？」「因爲

路太遠了。」聽了我這話，他把他那兩隻和你一般大的眼睛條地移注到那架鋁製的小飛機上，正經着面孔說：「我駕飛機去找他！」××，從他的眼睛我找出了和你一般的威武，從他的話語我認出了和你一般的英勇。××，我們的貝貝是不會使我們失望的。總有一天我要告訴他：「你的爸爸被我們的萬世仇人吞噬了，駕着飛機去清算血債正是你的責任！」

念七年九月念九日寫完。

夜曲

「大家一齊流血汗，

爲了救亡，

哪怕風吹筋骨酸！

合力養場莫偷閑，

衆志成城，

不怕場大鐵鋸短。」

花！——花！——花！——花！

嘹！——嘹！——嘹！

雄偉的歌聲，和着齊一的條帚鐵鋸劃過地面的音響，打破月夜的靜謐，把

左近二里內的居民都從夢鄉驚醒過來了。

「飛機場加趕夜工呢。」說完馬上又回入睡鄉。

「會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了？」另一個跳下床來，披衣走到窗口看了看，見無動靜，就又回床安歇了。

可是××總站飛機場上七百五十個養場隊兵這一夜却沒有安歇的幸福了。從晚間九點鐘大雪停止，他們全體整隊出動開始清除積雪時起到現在，他們已經在場上逗留了整整四個小時。然而他們已完成的工作可還沒有達到全部的二分之一呢。

雪後例有的驟風把天空鬱積的沉雲逐塊地掃盡，隨即推出了一盤明月。可是，被那風翼一撲掠，地下辛勞工作着的人們却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經過許多道手脚好不容易運送到角隅里的雪塊只一陣旋風就又被吹了回來，且打得人一頭

一臉，令人頓起一種針刺似的感覺。

「什媽，這活幹不下去！」

綽號小老頭的王順把條帶一扔，決心不幹了。

「嘿，你開我們大家的玩笑呵。我入他個屌！」

位次排在王順後面的山東 侂子李魁吼了起來。正和一架機器中的一個齒輪一樣，他的任務是接過他後面崔葫蘆掃過的雪堆一秒鐘也不怠忽地移交給小老頭。這一行五十人組成的有機體，無論哪一個齒輪發生了一點故障，牠整個的運行就都得停頓了。

只三秒鐘，王順面前就集起了一個尺多高的大雪堆。他後面那些急功好勝的，天真得可愛的兵伙們，看見左右各個行列都仍然極其順利地進行着，心里異常焦灼，就毫無忍耐地叫囂咆哮起來。

「幹嗎幹嗎？有什麼事找我，吵哪門子的？」頭髮白得跟雪一樣的曹班長趕了過來，喘吁吁地問。

「小老頭又歇工，你瞧這一大堆！」李魁指着那雪堆說。

「什媽，哪個龜兒子才要歇工，他們擠兌我，班長給我調到那邊去幹鋤活罷。」小老頭皺着眉頭說，那副面孔真是一句苦話。

「鋤活你幹得了？你膀子還要甩斷了呢！得，我幫幫你的忙，咱們一人一條帚，怎麼着？」

於是糾紛解決。工作又照常順利地進行了。

被打斷了的歌聲又重續起來：

「大家一齊流血汗，

爲了救亡，

哪怕風吹筋骨酸！

.....」

一片譜和熱烈的霧圍籠罩了天地，夜風的肅殺，和月光的峭寒都爲之斂跡了。

「班長你看，大正月只穿一件夾襖，渾身還都濕透了。什媽這苦老子沒吃過！」經過班長替他減輕勞作，小老頭有了活氣，牢騷反倒更多起來。

「這年頭誰都應該吃苦。」

「其實我也不怕吃苦。可是大九天的叫人幹一夜活，喝一夜北風總不大厚道。」

「厚道？幹夜活不只是嗒們呀。你瞧瞧人家！」

曹班長把手往西北角一指。那邊已掃清積雪的場坪上，一順列着九架飛

機，每架機翼下面都有幾個穿着飛行衣和皮大衣的人裹在毛毯里面打盹。

「嘿，倒底還是俺中國種好！」倭子李魁把手在大腿上拍了一記，豎起大拇指來說。「上個月有幾個黃頭髮高鼻子在俺總站上，說是啥投效的，媽的架一回飛機先得撒三天酒瘋。一下飛機媽的又出事。你猜出什麼事？嚇，要汽車。不給汽車就他媽揍人！」

「要汽車幹嗎？」崔葫蘆問。

「上特三區法租界去開房間。媽的真是狗食貨，到俺中國虎事來了！」

「可你也不能一概而論，」曹班長說，「黃頭髮也有好的。人家幫着咱們來賣命也是好意。」

「好意？俺中國落了難有俺中國人來救。靠黃頭髮還有完？你瞧罷，就憑俺們這幾個飛牌兒的，數九天在飛機底下過夜，俺中國就有救。」

「侑子，你能說會講，可是你看，你面前的雪已經堆成了山了。」小老頭得到報復的機會，一點不放鬆，立刻射來了一箭。

李魁祇嘿嘿傻笑一陣，一句反攻的話不講，幾條筭就把面前積雪打掃乾淨了。

二小時後，當月亮慢步移到西天的時候，飛機場上忽然出現了三乘板車。車上載着三只五尺口徑的大鐵鍋。濃重的熱氣從鍋里冒出來，遇到疾風的撲擊，立刻慌張地分散開，掩藏到車身背後，長長的拖曳着，活像一條什麼獸類的白尾巴。

「總站上給我們送粥來了！」

一聲呼嘯，不等命令，幾百個養場隊兵就都扔掉各自的傢伙，從袴帶上解下那飲茶用的搪瓷杯子來，向着板車所走的路線奔去。

一杯一杯把粥舀了出來，馬上希里呼嚕地倒在肚子里，只一會，三大鍋的粥就都告罄了。這時，各個班長領受了隊長的命令，分頭告訴各自的伙伴，每人都可以有半小時的休息，回到宿舍棚里去辦必要的私事。

三分之二的人伙立刻散却了。

「來回二里多路，罵那個願意去的。」

侑子從懷里掏出一支旱煙袋，就地在那雪跡還斑斑駁駁遺留着的場坪上坐下來。

「抽旱烟，賽神仙。」說着，曹班長也在他身旁坐下

幾個老褡檔仍舊聚集在了一起。崔葫蘆仰首看了看天，點頭咂嘴地說：

「明天準是個好天。幸虧今天一夜把飛機場打掃乾淨，要不，明天警報來了真抓瞎。」

「嘿，據我看明天可還準得接着下：單日雙雪麼。今兒這一夜的力量就算白費。」小老頭說。

「媽的你最好是一輩子任啥都不做！明天下雪，現在可晴天，日本飛機也許馬上就會來。」倭子說。

「我說決不會來。你敢跟我打賭？」

「賭就賭。你說賭啥？」

「賭腦袋！」小老頭神氣活現地說，他看透日本飛機絕沒有雪後夜襲的膽魄。

兩人正要擊掌打賭的時候，遠處忽然有人對着他們呼喊起來：

「倭子李魁！倭子李魁！快來幫幫忙！」

倭子站起一看，月光下他認出了那是傳令兵王得勝。他趕忙跑了過去。

「侑子，」王得勝對他說，「快把這兩盤酒菜給送到飛機下面去。這是市黨部送來給飛行員擋寒的慰勞品。總站上還有別的要緊事等着我呢。」

侑子接過網籃，點了點頭，拔步就往場西北角跑去。

「敬禮！四瓶桔精酒，十個罐頭，市黨部送來給隊員們擋寒的。報告完結！」

把每一分慰勞品送交隊員們的時候，侑子總學着他們隊長向總站長報告時的格套，把上面這一段話滔滔地傾瀉出來。

隊員們見到他這一本正經的樣子，惺忪的眼角就漾出了笑意，一點不帶官司地說：

「侑子，別裝模作樣。這麼多東西我們吃不了，每樣帶一件回去分給你們大伙嚐嚐。風口里掃一夜雪也真夠辛苦的。」

「不。市黨部慰勞你們的，沒俺們啥事。」倭子掉頭就要走。

「嘿，站住！大家都在一個飛機場上做事，別你呵我的。帶去，一人沾一滴，暖暖肚子罷。」

倭子就不再推辭，敬一個禮接受了這好意。

等他把九分慰勞品都送完，網籃里只賸了十幾件隊員們分給他們養場隊的特別贈與時，他還沒有吃到那烈酒，腹內却已經感到滿腔的溫暖了。

在他欣然返回自己工作地點的路上，那傳令兵驀地又在他眼前顯現出來。

「這酒鬼真有福氣，聞見酒香就趕來了，」倭子說着，快樂迎上前去。

可是那傳令兵一點也沒有理會到什麼酒香。他騎着腳踏車，用盡全身氣力地踏着腳蹬，向西北角停放飛機處駛去。看見倭子走上來攔他的路，他就連忙搖手，氣急敗壞地喊：

「快歸隊，有警報。鬼子飛機冒用中國國徽偷襲××來了！」

總站那高聳入雲的棋杆上已經出現了一盞信號燈，在風口里悠悠地直轉。倭子全身一緊，不知不覺地兩手一撒，網籃和那十幾件酒菜就一齊滾落到地上。他理也不理，飛步就跑去歸隊。可是還沒有跑到原地，曹班長已經率領他們這一班五十人向着他這方向跑來了。曹班長老遠地就對他招手喊：

「掉頭去，掉頭去！飛機陷在了鬆土里，我們快去推車！」

場子上登時緊張混亂起來了。七百五十個養場隊兵分成了九組，由班長率領各向一架飛機跑去。機翼下打盹的飛行員早已攀上了座艙，機械士也把「開車」手續迅捷地做完。螺旋槳戛戛地驟響起來。那羣力化成的推車者們的雄壯的吼聲幾乎把霄漢衝破。只兩三分鐘，九架飛機就都騰昇到天空去了。

被遺留在場坪上的人們疾速地分散開，各自找尋隱蔽處所掩藏起來。月光

從上面洒下，全場都被一片陰森的寒氣籠罩了。

幾分鐘後，六匹無恥的豺狼在空中顯現出來。再沒有想到這樣的奸計會被察破，更沒有提防在這深更半夜大雪之後竟有人起飛迎戰，當牠們在東郊××壩遇見這九架捍衛祖國英勇的鐵鷹時，牠們祇倉皇失措地周旋幾合，隨即拆散隊伍，各自逃生去了。

「媽的，這種敵人簡直無恥已極，要不給牠一個重懲，簡直對不起全人類！」

九個健兒爲憤怒咬嚙住心房，決意要把那六匹豺狼全數殲滅，就加足馬力分頭追去。

戛，戛，戛，戛，機關槍子彈連珠樣地射到了那鷹飾的徽識上面。

一直追到××邊境，估計所備油量已經不多，九架鐵鷹才載着勝利絡繹安

然回到原防。

這時塢坪上早又恢復了熱烈氣象。七八百條漢子都在仰着頭候迎那九個忠勇勞苦的勝利者呢。

飛將軍們一個個跳下了飛機，面龐雖因受了長時間罡風的侵凌而顯得有些憔悴，然而那不可隱藏的興奮的紅光却把他們內心的愉快宣洩無遺了。

「打下來幾架，噯？」

「媽的冒用國徽，要不給全打下來，往後咱們苦頭還有得吃呢。」

「倒底打下來幾架？打下來幾架？噯？噯？」

忘記軍隊里嚴格的階級的界限，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毫無約束地把幾個飛將軍包圍住了。後者却不同答，祇顧自地說：

「機械長，趕緊拿汽油來。快點！快點！」

「嘿，真是俺中國種！」倭子又在大腿上拍了一記，把大拇指豎了起來。

「俺們自己的飛行員一下飛機就要汽油，媽的黃頭髮就知道汽車！嘿，我入他個屌！」

「得了，倭子。」大家對於他的擾亂話鋒深致不滿。「別多口多舌的，聽隊員講好聽的罷。我說，您幾位倒底打下了幾架來呀？」

「四架。」

「來六架打四架，嘿，真他媽的夠鬼子受的！真個的，是誰打下來的呀？」大家還未壓足的熱望驅使他們刨根問底地追究下去。

飛行員們想了一想，笑着說：

「是大家打的。你我都有功。要不是你們幹了這大半夜的活，飛機陷在半尺深的雪里，恐怕是沒有起飛的可能的。」

「哪里，哪里。我們是——嘿嘿。」這些粗魯的漢子們竟靦靦地笑起來了。

看見大家那困窘的樣子，曹班長就走出來，像個代表似的說：

「這一夜您幾位真夠受的了。敵人現在已經打走，今夜絕不會再來。您幾位也該回寢室去歇歇了。」

「不。還有三小時我們才下班呢。朋友們，大家不要因為得到一點小勝利馬上就懈怠起來。接着幹下去！儘今天一夜把全場的積雪掃完。來，我們也來幫你們忙。」

小老頭突然從人叢中鑽了出來，手舞足蹈地說：

「好。幹到大天亮！不幹是龜兒子。隊員們也幫我們忙呢！」

七百五十個養場隊兵又各自返回到原指定的地點，檢起條帚鐵鍬，重新開

始工作起來。

「大家一齊流血汗，

爲了救亡，

哪怕風吹筋骨酸，

衆志成城，

不怕場大鐵鍬短。

當雄偉的歌聲再度把左近的居民從夢鄉驚醒過來時，月色漸漸朦朧，黎明的曦光已經顯露出來了。

總站之夜

時：二十七年秋天一個有淡淡月色的夜晚。

地：武漢空軍總站。

人：

吳道明 二十多歲的飛行員，穿着飛行衣。

陳中襄 同吳。

徐副官

楊隊長 二十多歲，穿着飛行衣。

分隊長三人 同楊。

李維德太太 空軍烈士李維德的未亡人，二十多歲，熱情、秀外慧中。

大隈 李太太的兒子，四歲到八歲都可以。

大隊長 三十歲左右，穿着飛行衣。

號兵四人

飛行員官佐機械士醫官看護伙役共若干人

景：

一間由會客室改成的休息室，素樸的西式建築，簡單而整潔的陳設。正面有兩個窗子，開開窗子可以看見飛機場的遠景。室門開在左牆上。

正中，兩個窗子之間，貼牆停放着一口棺材。挨着棺材頭，設了一張供桌，桌上斜倚着一張配了鏡框的放大像——那便是李維德烈士的遺像了。其他供桌上應有的東西，諸如香燭供菜之類，也都應有盡有。

牆上掛滿了各色晚聯祭幛。地上支立着靠立着許多鮮花圈。

室內雰圍氣肅穆沉重而愁慘。

吳道明 陳中襄倚坐在沙發上。前者目不轉睛地凝注着遺像；後者把臉埋在手掌里，嘴里單調地吹着口哨。半晌半晌——

吳道明：（喃喃自語。）蠟燭已經燒去這麼一大截了。

陳中襄：（抬起頭來。）人怎麼還不來呢？

吳：你是說他（把嘴向李維德烈士遺像一努。）——太太？

陳：我說所有應該來行禮的人。

吳：我可一心想着維德的太太。我願意她慢一點兒來。

陳：還是快點兒來好。早來早追悼早散會。女人反正總免不了大哭大嚎那一套。

|吳：(憤慨地。)你這人怎麼這樣沒人心！一個年青女人，早上還跟她丈夫一塊兒吃早飯，晚上就出其不意地發見自個兒變成了寡婦。你想這是個什麼場面！你還這麼兒里兒戲！

|陳：不是我沒人心。不是我兒戲。咱們幹這個的應該把生死看得滿不在乎，要不然咱們還能安逸地過一天麼？

|吳：(搖頭。)你這條伙腦筋未免太簡單了。自己對於生命滿不在乎，可並不是見到任什麼悲慘事情，感情都不起變化。上禮拜關時賢的追悼會，你到了沒有？他太太——哎呀——(連連搖頭。)

|陳：那天我沒能夠參加。

|吳：那你真幸運。(拍陳肩。)款，老陳，你這人莽莽撞撞，我得先囑咐你一聲。回頭李太太來的時候，你可不許把維德怎麼死的情形告訴她呀。

陳：（搖搖頭，沒有回答。）……

吳：（去到供桌前面向照片注視半響。）噲們同學五個人一塊兒從大學轉到航校來的

現在，噲們參加噲們同學的追悼會，今天已經是第三次了。

陳：（沉痛地。）多參加一次追悼會，噲們就更加了一分報仇雪恥的責任！

吳：一天警報五次七次，逼得你追悼會都得擱在夜間舉行，這就是第一個大恥

辱！

陳：（咬牙。）可是總有一天噲們要叫鬼子連開追悼會的人都不贖一個的！

吳：（夾煙花。）時間大概真不早了。我們準備準備罷。（檢視供桌上的每一件東西。）

陳：祭文在哪里呢？

吳：在徐副官身上。聽說這祭文是大隊長特為請張副議長作的。這位老先生的

大兒子不是先噲們兩年投考航校的麼？他死的跟維德一樣慘。張老先生記

念兒子，所以肯住半「夫限期」里費了整整兩小時寫成下這篇三百多字長的祭文。

——窗外遠遠地響起了「點名號」。號音悠長而淒惻。

陳：七點了。點名了。他們怎麼還不來？怎麼連徐副官這小子都不同來先給個信兒？

吳：索性晚一點兒罷。七點外面還沒全黑。畜生要來個夜襲可真搗蛋。

陳：你簡直胡里巴塗。今天陰曆十幾了，夜里十二點也全黑不了款。

——號音行進中，窗外報起數來，大約報至七八十爲止。

——徐副官匆匆地跑了進來。

徐副官：（向遠像三鞠躬禮。）吳隊員，李太太那兒我去過了。她病着，可答應馬上就來。

陳：老徐，你那兒去了？這麼晚才回來！

徐：順便到庫里取汽油去了。汽車不應該放空回來呀。

吳：你怎麼跟李太太說的呢？

徐：照你吩咐的那麼說的。

吳：你再說給我聽聽。

徐：嘖。（抓耳撓腮。）我到李隊員家里的時候，李太太正睡在床上，她病了。

吳陳：（關切地。）她害的什麼病？病得厲害不厲害？

徐：沒什麼。傷風，有點兒發燒。可是不知怎麼，我覺得她今天不應該害病。

看見她病在床上，我心里說不出的發酸——害病好像應該有個親人陪陪才對。

吳：（靜然和陳對看一眼。）李隊員的孩子——大限呢？

徐：大膽挺好，還大聲兒喊了我一聲徐伯伯呢。（尋遠徐）這孩子長得比李傢員還神氣，將來一定是個有出息的。

吳：我要問的是你怎麼跟李太太說話的。

徐：嘖。（又抓耳。）一看見李太太，不知怎麼我就想起關太太，說不出話來了。

兩人對面楞着，大概有這麼七八分鐘，到了兒還是李太太先開的口。她問我：「維德今天不回來麼，徐副官？」我點點頭。嘿，我看見她說話的時候眼睛里淚光直閃！

陳：別胡說。人家還不知道丈夫死了，為什麼流淚？看你這分兒瞎疑心！

徐：真的！騙人是這個。（以手比龜。）八成兒因為每次追悼會讀祭文都是我，所以女人看見我就發毛了。

吳：後來呢？

徐：後來好像我說了幾句什麼話，又彷彿沒有說，總之李隊員今天殉了國這件事我可絕對沒有告訴李太太。

吳：這麼着你就跑回來了麼？連約李太太來飛機場的話都沒有說？

徐：那當然說了。我是照你吩咐的那樣說的——李隊員今天臨時趕上夜班，不能出去，可是有話要跟李太太說。

吳：三號小汽車留下了麼？

徐：留下了。臨走，李太太說她準七點多到。唔，收拾收拾，差不多。（從懷裏掏出祭文。）這兒是那份祭文，隨便你那位讀罷。這差使我幹不了。

陳：（接過祭文。）老徐，你真鬆透了，那兒像個男子漢！

徐：我本來不是什麼英雄好漢，普普通通一個文學堂出身的老百姓，來隊上一年給五個朋友念過了祭文，老這麼下去，我連這碗副官飯都不要吃了。

(向屋門走去，走到門口，掉轉身來。)

吳隊員，李隊員今天怎麼死的，你聽說了

麼？身上……

吳：(擺手。)我聽說了。你不用講了。

徐：不是哦。我是想提醒你二位一聲，回頭李太太來的時候千萬別隨便說出來，今天她又在病着，萬一再鬧關太太那麼一場，咱們可真受不了了。

(下)

吳：我曉得。

——外面士兵夜操，不時發出各種口令，和「一二三四」的齊呼聲。

吳：(徘徊。)病着——病着——(突然立定。)老陳，咱們辦的事還是不對。咱們先不叫徐副官把事情告訴李太太，怕她難過；可是回頭她走進來，猛抬頭就看見這一桌，那所受的打擊豈不更大了麼？

陳：算了，算了，已經辦了的事情就辦了。儘囑咕幹嘛？

吳：我怕她又跟關太太似的，又完結在這間屋里。

陳：咱們有這麼多人聚在這兒，還怕攔不住她麼？

吳：可是上禮拜關太太自殺，不也還是有許多人聚在這兒？

陳：那你們飯桶！

吳：飯桶才怪呢！沒走進屋子，一支手槍就被成漢的太太從她身上搜了出來。

陳：那麼老關的太太是存心來自殺的了？

吳：可不是。一走進屋子，看見了棺材，她的臉色立刻就變成了人造象牙。你

沒看見那分兒可怕呢！

陳：她不知道棺材裏是滿滿一箱沙子，老關被燒得連根頭髮都不存在了？

吳：怎麼不知道！你聽她那分兒嚎罷！什麼「賢！賢！我只要你一根鬍鬚

款！」（色變。）哎呀，不能想了。那天連儀式都沒有舉行，雖然副指揮還到了場。大家的呼吸差不多都被壓得停止了。

陳：後來？

吳：關太太像發了瘋似的，兩眼瞪成了這樣！（舉樣。）大聲地嚷：「報仇，我沒這個力量；活着，沒意思。」話沒說完，一頭就往棺材上撞去！

陳：拉呀，你們！

吳：維德太太上去拉的，可是沒趕得及，腦漿迸出來了！你知道腦漿是什麼樣子麼？

陳：（側過臉去。）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外面突然響起了腳步聲。

吳：（幾乎是用假嗓子。）維德太太來了！你不許把維德殉難的慘象告訴她！我不能

再看這類悲劇了！

陳：（緊張地站起，走向門口。）曉得。

——脚步声逐漸逼近，房門開開，走進來的却是楊隊長。

楊隊長：（向遺像敬禮後。）我來晚了一點。

吳：出去了麼？

楊：不。大隊長召集分隊長以上開會。

——分隊長三人續上，向遺像敬禮。

陳：有什麼要緊事情麼，楊隊長？

楊：討論夜間警戒問題。這兩天有月亮，王八蛋說不定會來的。

分隊長一：苦人兒還沒有來？

吳：馬上就要到了。

分隊長二：你們知道老李今天怎麼失事的麼？

陳：你說說看。

分二：媽的十一架驅逐機逼住了他一個！鬼子最近的戰略：各個擊破。誰有能力，就包圍誰。今天第三次警報的時候，我帶着老李跟老秦繞着圈子搜索，剛飛到東洋租界的上空，就遇上了二十七架敵機。隨後那一場搏鬥，你們都看見的。老李一個跟十一架九六式對拚，幹了足有十七八分鐘，連續翻了六七個筋斗，最後不知怎麼一來副翼壞了，老李才跳傘跳下來的。

分隊長三：（切齒。）新仇舊恨，媽的早晚總得給鬼子一個清算！

楊：今晚上商議定的這個新戰略一定有點兒辦法。

分二：最可憐的是老李的太太。今天本來是輪老李歇夜班，兩人約好一塊兒過

武昌去接從廣州來的李太太的媽的。現在她也許還在苦等着能。

吳：不。我們已經通知過她，馬上就要到這兒來的。

分二：告訴過她老李已經死了？

吳：不。沒有。我們只說老李臨時當了班，有話約她來當面說。

分一：只要這樣一說，老李太太馬上就明白了。

陳：怎麼見得？

分一：夫妻夫妻，二位一體。老李太太，那麼個敏感的人，她會覺不出來？

吳：對了。也許。他們兩口子的事我最清楚：每天一吹熄燈號，不管當不當

班，老李就再也不說一句話了，儘管前一分鐘還鬧得那麼歡吵，據說他是在跟他太太「神交」。咱們熄燈號永遠是九點，他太太也是一到九點就

「靜默」了。

分二：怪不得老李晚上從來不跟我們打 Bridge 呢。

分三：好像哪個電影里也見過這種花頭。

分一：如果「神交」有靈，李太太今天一定會「心血來潮」的。

陳：剛才徐副官也說，他看見她神色有點變態呢。

分二分三：真的麼？

吳：起先我計畫錯了，不叫徐副官直接了當地告訴她，現在我可真希望她先知道了，免得回頭咱們開口爲難！

楊：不管怎麼，回頭她來，大家可務必要注意，不可以把李隊員殉國的慘象說出來。上禮拜那樣的事萬萬不能再演了。

——徐副官慌慌張張地跑上。

徐：報告隊長，李太太來了！

——全場緊張。

楊：（向室門走去。）吹集合號。去請大隊長。

——徐副官跑下。

楊：你們看我的眼色行事。說話要小心，不准刺激她的感情。站兩個人在她身後，如果她……

——腳步聲逼近。

——全場肅靜，窗外遠遠有人喊「解散」的口令。

——李太太面色蒼白，撥着兒子大隈出現在門口了。

李太太：（站立門口不動，頻頻向全室打量，最後眼光移注到遺像上，胸膛立刻起伏，全體也前後擺動起來，佇立良久。）……

大隈：（蒙昧地。）爸爸呢？

李：（仍舊站立不動，眼淚奪眶而出。）……

——外面吹起集合號來。

|李：（號音完畢時，擦乾眼淚，凝定住目光，蹣跚走向供桌。）……

|楊：李太太先請這邊歇一歇。

|李：……

|吳：（走到李面前。）請休息一會兒罷，聽說你今天不舒服。發燒了，是麼？

|李：……

|隈：吳伯伯，我爸爸呢，他說好今晚上帶我過江接婆婆去的。

|吳：（以手指嘴。）不要說。（又以手指李。）

|楊：（不自然地。）我們很不幸，今天又少了一位忠勇的同志。（停停，瞥李一眼。）替

死者報仇，是我們全體生者的責任。我們敢以赤誠在李太太面前宣誓！

|李：（微微領首，仍是凝目閉口，不發一言。）……

陳：（粗聲。）嫂子，過來先坐會兒，老這麼站着不成。

李……

楊：李隊員是我們中國的紅武士，他一架飛機幹十一架，幹了十七八分鐘，最後飛機壞了，跳傘下來才殉國的。

吳：他並沒有輸在敵人的手里。

陳：（暴躁地。）這些話說牠幹嘛！趕快請大隊長來行禮罷。行完禮，大家都離開這間屋。我膩透了這間屋子了！

隈：（瞥見了遺像。）這不是爸爸的像片麼？爸爸呢？爸爸呢？吳伯伯，我爸爸到哪兒去了？

吳：（小聲。）不要吵。你爸爸不在這兒。他——你不要吵，吵了你媽難過。

李：（突然掉轉身。）我不難過！（大聲。）我不難過！什麼我都知道了！我要告訴

他！大隈，過來。你爸爸死了！（更大聲。）你爸爸被日本人殺死了！你爸爸跳傘下來，被十一架日本飛機追着打，全身打了三百零七個洞，連肋骨都不剩一根了！

陳：哼哼！你還不知道，連耳朵連腦蓋連手指甲都打得沒有影子了！

——全體以目示意，禁談發言。

李：大隈，你要永世記着：你爸爸是被日本野獸打死的！（不管大隈懂不懂。）你爸爸是在跳傘下來之後，被日本野獸不講人道，不顧國際公法，追着開了三百零七槍打死的！

——大隈哇的哭了出來。吳趕忙撫慰他。

楊：李太太，您不能再興奮了，您請到沙發上坐坐罷。

李：……

——大隊長入，徐副官率四號兵隨入。再後面是別隊的飛行員，和各隊的官佐機械士。

——大隊長向李太太打招呼。

——隊伍整好。

徐：追悼會開始。奏哀樂！

——號兵吹二部哀樂。

——隨著號音，李不可遏止地啜泣起來。大隅同哭。

徐：——李！——獻爵！——向李烈士靈行最敬禮；脫帽！——一鞠躬！——再

鞠躬！——三鞠躬！——復帽！——讀祭文！

——李的哭聲漸漸大了。

——陳從懷裏掏出祭文。剛才要讀，忽然——

——警報器鳴的長嘯起來。

大隊長：解散！楊隊長到我這兒來。全體都在集合場集合！（奔下。）

——人擁擠地擠出門外。祇脫下了陳中巒與道明兩個。

——李止了淚，把大隈摟在懷裏。

吳：嫂子，你回去罷，還用三號小汽車送你走。

李：不。我帶大隈在這兒伴靈。

吳：不行。你得走。這兒太危險了。

——外面吹起集合號來。

李：不要緊，維德會在冥冥中保佑我們的。

陳：（焦急地。）不成。你們非走不可，非走不可。

李：中襄，你是維德十二年的朋友，你怎麼忍心逼他的遺孤離開他的靈柩，連

一晚上都不陪陪他？（啜泣。）

陳：我不讓你再演上禮拜關太太那一幕！人的死得有代價，你不能那樣做！快走！我們要集合了！

李：（止淚。）哼哼，你以為我要自殺，學關太太那一套麼？（逞強。）不，不！我要報仇！我有兒子，我要養育我的兒子，長大成人，替他父親報仇！（咬牙。）哼哼！三百零七槍！自殺？沒有那麼便宜的事！

隈：（舉手。）媽，我一定替爸報仇！我是媽的好孩子！

陳：好。我們相信你。

吳：報仇，當然，要報仇！在大隈沒有長大以前，這報仇的責任應該先是我們的！你看着罷！

陳：我們走。嫂子，你要自殺，對不起維德跟我們！（轉向供桌。）老李，你屍骨還沒寒，媽的王八蛋又來了！今天祭你，不用祭文，我們要用仇人的肉跟

血！你等着罷！

——吳陳同下。

李：（歇斯底里地。）自殺？哈哈哈哈哈，未免太會儉巧了罷？「報仇我沒力量，活着沒意思」這樣的話，我可說不出來！

隈：媽，你不好過，咱們坐到椅子上歇歇罷。

李：（茫然不答。）……

——窗外人聲嘈雜。

——有人在吹哨子。有人在搬器物。

——遠處有敲鑼聲。有汽車疾馳聲。

——李幽靈似的走到棺木面前，仔細地審視着。又繞着供桌走了，舉起桌上每一件東西把看。

半響——

|李：(把這像拿在了手裏。)是做夢麼，維德？分別僅僅十二小時，你就悄悄地離開了我，連一句話都沒有？(抽泣：把這像貼在嘴上，貼在臉上。)

——外面少數幾個發動機震響起來。

|李：(放下這像，昂起頭，凝神諦聽，爆發地。)不。你沒有永久離開我。你的飛機又要起飛了，趕走敵人你馬上就要回來的。(挽著大隈走至窗前，推開窗門。) Good

luck! 大寶貝！

|隈：媽，你跟誰招手？

|李：爸爸。

|隈：你不是說爸死了，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麼？

|李：胡說！爸永遠不會死，永遠不會被日本鬼子打死的。爸在杭州打下過兩架日本飛機，在南京打下過三架，在廣德打下過一架。爸是中國的紅武士。

爸接連翻過十二個筋斗，接連倒飛過半點鐘。誰說爸會被人打死的？

限：（雀躍。）好極了，咱們倆還手拉手看爸跟鬼子作戰好罷？咱們出去。咱們出去。

——發動機聲漸漸多了，大了。

——室內外電燈突然同時熄滅。

——窗外月色朦朧。室內燭光昏暗。

李：（掉轉身發見棺槨，恍然從幻境中醒覺，淚流如雨，撫摸大腰頭。）大限，媽媽發燒燒昏了。爸爸不在飛機場，他被日本鬼子殺死，睡在這木盒子里呢。吳伯伯陳伯伯給爸報仇去了。咱們默在這兒等着罷。

限：（痛哭。）我也要報仇去，我也要報仇去。

——吳道明喘息著奔上。

|吳：大隊長說了，你們還是得要走。馬上就發緊急警報，你們再不能遲延了！

|李：道明，你不要逼我，逼我你會後悔的。（泣不成聲。）維德去了，我，活也可以，不活也可以，活着我祇是爲了報仇！我要親眼看維德的好朋友，維德的兒子怎麼樣替他報仇，怎麼樣把他的仇人殺得一個也不剩……

|吳：（大呼。）好，今天，今天——（氣阻。）你看着罷！（奔下。）

——緊急警報。

——全部飛機都「開車」了。人覺察得到一架架在滾行飛起。

——李太太把香燭移置到供桌下面，室內更暗了。

|李：（攥緊大限。）怕不怕，寶貝？

|限：不怕。（指遺像。）爸爸的眼睛老看着我們，他會保護我們的。

|李：你是爸爸的好兒子，媽媽喜歡。

——發動機聲音小了。想來全部飛機都已升至空中。

——最後離場的機械人員三三五五輕步經過窗下。

——敵方轟炸機隆隆的聲音漸漸出現了。

李：敵機！（走至桌旁把蠟燭吹熄。）

——室內全黑。幽晦的月光由窗外射入。

——突然，天空現出一片耀目的白光，那是敵人投下的照明彈。

——高射砲吼叫了。

——炸彈在遠處投下。衝起火光。

李：（探身窗外，壓住嗓子）起火了！像是市政府附近！又不知道多少老百姓完了！

隈：媽，我看不見。

李：（抱起他來。）小聲一點！

機關槍連珠樣的響起來。

——照明彈和信號槍交相輝映。

——驅逐機和驅逐機對搏，嗚嗚的吼叫着。

隈：媽，我害怕。

李：不怕，爸爸保佑你。看罷，吳伯伯他們馬上就要替爸爸跟老百姓報仇了。

——敵機逼近了。連接投下二三十個炸彈。

——高射砲高射機關槍不斷地射擊。

——房屋劇震起來。玻璃碎了。燭台倒地亂滾。

——李太太連忙抽回身子，把脊背貼在牆上。

李：不怕呵，寶貝，媽在這兒。

隈：我不怕，媽。（却嚶嚶地哭起來。）

|李：(把大隈的臉靠在自己的臉上。)寶貝，寶貝。

——忽然一團火光畫了一道拋物線墜下去。

|李：(大呼。)完了一架！(反顧遺像。)維德，你看見了罷？替你報了一分仇了！大

|隈，大隈！我的乖寶呀！你看呀！

|隈：媽，你不是叫我小聲一點麼？

|李：不管牠。(走至窗口。) 大隈，快看吳伯伯他們給爸爸報仇。

——搏鬥聲射擊聲轟炸聲漸遠。俄頃——

|李：嘿！又完了一架！那邊！

——一道火光又流過長空。

|隈：咱們拍手好麼？(拍起小手來。)

|李：(凝神地看着窗外虛空，時不時顫起腳，移動着身子。) 大隈，大隈，你看得見麼？

限：媽，你臉燙得很。我怕你不好過。咱們到那邊坐坐，好麼？

李：不，不，不要緊。我心里痛快。病就沒有了。——嘿，（手指天空一角。）又來了，那邊！

——顯然是兩架驅逐機翻滾搏鬥着飛過來了。

限：媽，那會不會是吳伯伯？

李：一定是，那麼勇敢。——翻筋斗了！——啊呀，好危險！（揪胸。）——嘿，

嘿！（忘情地。）當心後頭！——唉！唉！——好！有辦法！——翻過來！

追！——鬼子逃不了了！逃不了了！——欸！完了！掉在飛機場里了！天

哪！維德！你！——大限，現在咱們過那邊坐會兒罷，媽累了。（走至沙發

前坐下。）

——搏鬥聲射擊聲和轟炸機的隆隆聲消逝了。

——寂靜。

李：大隈，你會不會給媽做一件事？

隈：媽吩咐罷。

李：把桌底下那香爐蠟燭台，跟洋火拿給我。

隈：媽要點麼？我會點。

——大隈點香燭。室內微明。

——有人走過窗下，向機場走去。

李：大隈，你過來。

隈：媽，幹嘛？

李：你看——（指遠像。）

——解除警報。有飛機降落聲。

限：媽瞪着眼看什麼？

李：看爸爸的眼睛。——動了，動了，——嘿，笑了。爸笑了！

限：有人給爸報仇，爸應該笑。咱們也笑，媽，你笑。

——母子相視而笑，而笑到後來作母親的却流出淚來。

——降落的飛機更多了。

——電燈復明。

——窗外又起了嘈雜聲，那是逃警報回來的員兵車物。

——遠處又有敲鑼聲。

——吳道明持衣物一團匆匆上。

吳：（喘息地。）媽的今天鬼子送來的奠儀可真不少！

限：吳伯伯！你手里這是？

|吳：血衣！被我打下的那架驅逐機掉在飛機場那頭，沒工夫去看。可巧跑到護場河邊上，遇到了這傢伙。崗位說是從轟炸機里跳出來的。沒什麼說的，先剝下衣服來祭你爸爸一下罷。

|李：（止淚接過血衣，熱烈地握住吳的手。）道明，你真是維德的好朋友！

——一輛汽車飛馳而來，駛到窗前，戛然停住。

|隈：（握住吳另一隻手。）吳伯伯，我愛你。（吻他。）我要你做我的老師。再過三年我能不能駕飛機，替我爸爸報仇？

|吳：（拍拍隈的頭。）三年麼？好孩子……

——兩個担架夫担著陳中囊進來，醫官看護後面跟著。

|李：（銳呼。）中囊！你！你受傷了，（走過去探視。）

|陳：沒有，沒有。

醫官：左膀子被子彈穿了一個窟窿。

——陳被搭到沙發上睡下。

——大隊長楊隊長以及一千人衆陸續上。其中有的擎著戰利品。

李：（接過綑帶替陳細紮。）中襄，我站在你好朋友妻子的立場，格外爲你的傷難過。

大：骨頭有沒有碎？

楊：轉動不至於有問題罷？

吳：沒有傷害到血管罷？

陳：（暴跳。）你們不要問了！受了傷回來，沒能替老朋友報着仇，我慚愧！我難過！

大：怎麼呢？整個空軍就是一個單元。報仇不報仇，並不以個人的紀錄來計

算。楊隊長，今天我們的成績？

楊：當場目擊的，打下兩架驅逐機，燒掉三架轟炸機。

大眾：哦！

大：那很不壞了。我們自己？

楊：還沒有發見什麼損失。

吳：老李今天的仇可算報清了。我們來歡呼！

隈：（跳起來。）不！爸爸被鬼子打了三百零七槍，這仇永遠清不了的！等我，等我三年後能夠駕飛機了，我要把鬼子殺得一個都不贖！

李：（擦緊了大隈。）大隈。

陳：（從沙發上一躍而起。）好小子！大隈，你過來！（當大隈走過去時。）你真是我老朋友
的兒子！

大：現在繼續追悼會。拿血衣代替鮮花時果。

飛行員一：我這里有從畜生身上搜出的一道神符。（送上。）

飛行員二：我拾到了一塊「千人針」。（送上。）

徐：我這兒有一片人肉，在飛機場上揀到的，看着倒像哪個王八蛋的鼻子。

嗯！（咬了一口，送上。）

大：徐副官，追悼會開始罷。

陳：不。打從現在起，我們再不要逼得人透不出氣來的追悼會了。我主張把這間屋改成敵人的祭壇，我們大家馬上跑到飛機場，去把那些畜生的屍首搬來，血祭我們的空軍烈士，怎麼樣？

全體：好！（轟擁向門口跑去。）

——當人們跑出一半時，突然——

吳：（高呼。）靜默！

——沒有跑出去的人都立定了，俯首靜默。

吳：整九點了！

——外面炮燈號響起來。

吳：這是李太太每天跟李隊員「神交」的時候，爲了紀念李隊員不朽的精神，我們應該陪她一起靜默。

李：（低誦。）維德！——維德！——平安！——幸福！——天保佑你！……

——幕徐下——

廿八年三月廿三日。

某城防空紀事

徐州西南五十里，在龍鳳虎三山的環抱中，一座小小的縣城與世無爭的恬然酣睡着已經三百餘年了。

出城一里便是山麓。山上終年蒼翠一片，初夏點綴起朵朵紅石榴花，仲秋則漫山遍野都是成串的紫色葡萄隨風曳盪。五十萬人口，除去種植高粱大麥以求自飽外，整個的時間與精力都爲這鮮美的花果所耗盡了。

今秋，這些和平淳樸的農民照例把他們的生命之流恬靜地灌注到這些嬌嫩的小生物中，使他們蓬勃地生長起來時，打從東北鄰縣突然吹來了一捲狂飆驚擾了他們平靜的心，把他們從中世紀的幽謐帶進了大時代的騷亂中來。

先是三個果商到那大城里去送貨，回來却賸了兩個人和一幅深印在他們心版上的血的空襲圖畫。那圖畫由這兩個鄉愿口中描繪出來是那樣慘絕人寰，立刻十幾個果行布店娛樂場老板夾着大包小裹妻妾子女一溜烟下鄉去了。

緊接着是大批的機關，商店——師範學校，××銀行，路員公會，彭城大藥房，救亡協會，九綸綢緞局——紛紛從那大城遷到這小縣里來。

「幹啥的，這是？」亘古未有的綢緞局搬家激起了這班冷漠的鄉民的好奇心。

「徐州捱了日本鬼子的炸彈——死了七百多！」一個無情的回答。

「瞎說，是三百七十多。」另一個挺有把握地矯正着。

但不論徐州炸死了多少人，這小縣城可在半小時內已經被那狂飆激盪得天翻地覆了。

日本飛機會光顧到五十里外的鄰縣來，日本飛機當真會用炸彈殺死我們幾百條生命，這些不近人情的事情現在對於他們已不像夢境一樣的虛無縹緲了。

午後，四位豪紳相約拜訪縣長。縣長，一個愛吃辣椒省分的典型人物，以修橋補路使自己的政聲與石榴葡萄同樣馳名，關於敵機空襲鄰縣所得的情報比較詳盡多了。四位豪紳聯袂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正顫抖着手在一張手令上加蓋私印——

「本縣一應文武機關着即遷往鳳山山麓照常辦公不得違誤。」

縣長是一縣的父母，皇皇政令一出，百姓如像被遺棄的孤兒似的不由起了身世飄零之感。儘管「大綸」「錦綸」不斷的由大城往這里搬，這里的人們却對自己的里門桑梓厭棄恐懼起來了。

於是，已下鄉的老板們重又回到城里，過門不入地登上火車往西去了；城

中大戶席捲所有，一輛牛車咿唔唔下到鄉里，補了老板的缺；小家小戶無處可逃，就抄着手丫子在布店門前，一壁看天，一壁賞玩着當門懸掛的各色東洋花布。擺果攤近三十年的張佬佬無生意可做，怔怔地站在十字路口，逢人便說：

「今年石榴又是大年，再三天不摘，個個都得裂個大的口子，唉……」

鼓樓上新添的一座警報鐘，鳳山下挖掘的一道防空壕，（據說是縣長自己捐款建築的，）使×縣長在防空建設這一政蹟上獲得了專員公署一個最優良的評語。

半月來，隨着徐州警報的發出，這警鐘也清脆嘹亮的響了十一次。×縣長和他的同鄉僚屬在那八百元修築的防空壕內蟄伏了若干小時，他的子民們便也

在各自的灶膛里顫慄了若干小時。

可是事實上敵人飛機却從未在這小縣上空露過臉面。漸漸認清所謂空襲的嚴重性究竟有多大，縣長的幕僚們對於那「風雨無阻」的草頂民房生出不可消解的憎惡來了。他們慫恿縣長遷回城里。

「緩一緩，看看情景再說罷。」縣長躊躇再三地說。

三天後，公安局長終于以去就力爭完成了自己的主張。

夜晚，縣長悄悄回到城里，不夜一個人知道。

「漢奸知道了，我的生命就一秒鐘都保不住了。」他縮着頸子想。聽到一片秋葉落地，心房就會跳到口腔里。

深夜，公安局長過府訪謁。兩人促膝密談着動用田賦在鳳山脚下建築一個大規模地下室的計畫。

夜靜了。枯葉受了暴風的欺凌哀憐地泣訴着。遠處幾隻狗汪汪的吠叫。夜凝重得使人呼吸都感到急促起來。

突然，X縣長一把抓住公安局長的手，他臉子白得怕人，上下牙互相碰擊得像是在打急電——

「X，你豎起耳朵聽聽，日本飛機來了！」

當真有鳴——鳴的響聲在他們耳際縈繞，可是X不信：

「哪里，哪里，一定是什麼蟲子……」

「不，準是漢奸報告了，這回飛機來的一定數目還不小。」

X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他不說話，蹣跚走到窗前，在紙隔扇上輕輕一彈，一隻屎殼浪笨重地落到了地上。他撲嗤笑了。

縣長打了個寒噤，從噩夢中覺醒過來。他一壁揩拭額上的冷汗，一壁自己

叨叨着：

「這是不祥之兆，對於一切防空設施必須從嚴辦理，唔，必須從嚴從嚴辦理……」

於是他就接連下了十道手令。

第二天那些抄手遊街的壯丁們全都有了工作；他們被分爲若干組，分頭去拆那五座城門樓，和一些高到像戲台上潘金蓮挑簾打中西門慶時所用的布景那樣的樓房。

「太危險了，這麼大的目標！唔……」縣長晃搖着油亮的光頭說。

再以後是白色衣服和所有百色事物一律染黑。某次警報來了，一個十六歲的毛頭小夥正在院中喂豬。這白羽毛的漂亮畜生在這非常時期不見嗅香，毛頭小夥是深切知道的。他一手執筭，一手拿碗，想把牠驅入籠中；牠却像一個頑

皮孩子，偏不就範。他們沿着牆根競逐了幾遭，毛頭小夥一時性起，口里罵着使氣把那一碗的白飯對着那孽畜用力摔了過去。

狂！一碗的白飯雪花樣的飛濺起來。三個警察兩個保安隊一齊來了。毛頭小夥被拘入公安局內，隨即以「執白色信號指示敵機」的漢奸罪名被轉解到專員公署去了。

其實那天敵機仍舊和歷次一樣，根本並未蒞臨這小城的上空！

××區，在這小城西北七十里，因了隴海路的通過，設站，形成了牠在縣屬各區中的首席地位。區長，一個老於世故的中年人，受了縣長的重托專事採訪空襲情報，白日眼耳並用，夜晚睡不安席，真個是鞠躬盡瘁不知有身了。

這天，一大清早，縣長剛從牌桌上走下來（用我的名譽為擔保，縣長已經二十天沒打牌了！）豫備去睡覺。××區的電話突然來了。

「飛機……」

只聽到兩個字，縣長臉色就白了，他摔掉聽筒，轉身就走。全體××籍的幕僚在後面緊緊跟隨着。他們不及等車備就，一口氣跑到了鳳山脚下防空壕內。

到達壕內，縣長突然想起警報還未發出，就跳着脚喊：「發警報！關城門！」

等警報發出，百姓狂奔到五個城門口準備出城時，城門已經鐵樣的關牢了。

「哪個小鼻子叫關城的？」

「入他奶奶！」

「揍他個老丈人！」

「俺不出城叫俺出城，俺要出城小舅子的牢門又關上了！」

一羣烏鴉似的，人們亂嘈亂嚷着，手在鐵門上狠狠地搥，那鉅人紋絲不動，却傲岸地啞然笑了。

「哼，用俺縣里八百塊錢築的防空壕，只許他十來個××人避飛機，這是他娘的老丈人理性！」

「那防空壕，架俺下去俺也不去，那是他小舅子的××公墓！」這小城的人也很懂得幽默。

大家哄然笑了。就這麼嘈嘈嚷嚷，三四個鐘頭過去了，誰也不知道敵人飛機倒底有沒有來。

那邊縣長和僚屬們在地窰里煎熬了幾個鐘頭，漸漸不能忍耐了。先由公安局長探頭出來看了一眼，蔚藍的天，一望無際，連個黑點都找不到，於是縣長

接着也顛巍巍地爬了出來。他們叫通××區的電話，詢問究竟。那邊的回答是：

「我才說了飛機兩個字，縣長那邊的電話就斷了。——再叫也叫不通。剛才看見一架飛機經過××，飛得很高，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偵察還是轟炸，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都打聽不出來。我，我，無用，該死。」

縣長把聽筒狠命一摔，學着這小城人的聲口罵了句：

「小舅子……」

另一個夜晚，另一個鄉區——第×區又來了空襲的報告，縣長照例不問下文就把聽筒摔掉。可是經過前次的訓練，他的胆魄畢竟雄壯多了。他摔去聽筒並不轉身就走，掏出手帕把額汗揩掉之後，他又把聽筒拾了起來，轉接專員公

署的電話。他和專員這樣答問着；

「報告專員，屬縣發現敵機。」

「偵察還是轟炸？」

「不清楚。」

「胡塗！水上還是陸上機？」

「不清楚。」

「胡塗！幾架」

「不清楚。」

「胡塗！從哪里來，往哪兒去？」

「不清楚。」

專員暴跳起來，連假嗓子都喊出來了：

「哪兒來的情報？」

「第×區，」

於是專員直接打電話給第×區。×區聽說是專員公署來的電話，畏葸不敢去接，就叫人回說區長出外用飯去了。專員立刻又打電話給縣長，罵他報事不清，最後還加上一句：

「像你這樣胡報消息，擾亂聽聞，簡直無異是漢奸！」

縣長受了一肚皮委屈，轉向區長發洩。區長自知錯誤，戰戰兢兢地解釋着：

「剛才我實在看見一點亮光流過長空，不過事後研究，有人認為是螢火蟲，有人又說是掃帚星……」

第二天，縣長區長各接到一道訓令：縣長被記一過；區長捲起舖蓋走路

了。

現在石榴的季節已經過去了，這小城的人們坐在山上看着滿地熟過了頭，自行墜落下來的，鮮紅肥美的果子，感覺到無限淒傷，就以自編自唱的山歌來抒發胸中的鬱悶：

×縣長，胡主張。泥屋頂，染衣裳。

鵝被捕，狗遭殃。拆城樓，平高房。

遷機關，挪學堂。勒居民，趕下鄉。

挖地窖，把身藏。聞警報，跑他娘……

這邊沒有唱完，那邊已經接上來了：

警訊一到 縣長先行。城北山麓，做有工程。

身入地窖，才准敲鐘。百姓聞警，皆想出城。
城門緊閉，禁止人行。老民切齒，罵他先靈。

這山城爲狂飆所襲，已由中世紀的幽謐被捲入大時代的騷亂中了，牠需要
「大時代的人」來支持，領導。

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胡風主編：七月文叢

0404 號 機

★ 每冊實價六角五分 ★

著 作 者 陶 雄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通觀處：香港擺花街三十三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出版

82

173340

121



9 1.30